

唐人的道教送别诗、赠题诗的意象和审美趣味

杨建波

送别诗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诗经》中就有过送别诗),但在唐以前并没有形成气候。入唐以后,送别作为一种礼仪,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天宝三年,贺知章请度为道士之时,皇太子以下百官隆重地为其饯行,唐玄宗也亲自写诗送别贺知章入道归隐,送别诗也应运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赠题诗也一样,赠题与送别都是唐代诗人最喜欢选择的题材。未作精确统计,送别、赠题诗(包括酬答诗)几乎占了全唐诗的一半左右,它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人伦感情的体现。官方的送别场面常常十分隆重,王维的《黄鹤楼送康太守》就是描写官方送别场面的:“城下沧江水,江边黄鹤楼。朱栏将粉堞,江水映悠悠。铙吹发夏口,使君居上头。郭门隐枫岸,候吏趋芦州。何异临川郡,还劳康乐侯。”这首诗描写了使君带着候吏在黄鹤楼下的长江边送别康太守的情景,从中可以看出官方对送别的重视和送别场面的隆重。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士大夫们建功立业的愿望都很强,这种愿望和志向常常通过送别诗体现出来。比如以上的“何异临川郡,还劳康乐侯”,即是对康太守政治上的祝愿与勉励,意即要做出有别于当年谢灵运在临川任职时的政绩,还要有劳您康太守竭诚努力。

孟浩然一生布衣,他的送别诗是典型的民间送别诗,如《送公元之鄂渚》:“桃花春水涨,之子忽乘流。岘首辞蛟浦,江边问鹤楼。赠君青竹杖,送尔白苹洲。应是神仙辈,相期汗漫游。”孟浩然借用了仙话故事:东汉费长房从壶公学仙,回归时壶公送其一竹杖,说:“骑着可以到家”。长房骑杖,倏然如眠,醒来就到家了。诗人以这个神仙典故,衬托友谊的神奇力量,表达对友人的祝福。在孟浩然看来,隐居生活快活自在得像神仙。元公似也与诗人一样,是个过着隐居漫游生活的人,一对好友相约在广阔的大自然中再会。从王维孟浩然的诗中可以看出,唐代的文人士大夫一方面有着较强的事功理想,渴望在仕宦生涯上有所建树,另一方面又爱好隐居生活,甚至还渴望像神仙一样逍遥自在,长生久视。希冀政治上有所作为,与当时社会那种开放的蓬勃向上的盛唐精神是一致的,爱好山林隐居、渴求神仙长寿则与唐代朝野盛行的道风是一致的。

唐人道教送别诗赠题诗数量繁多,其所体现的感情,表现为诗人对送别对象的怀念和钦羡之情。本文拟就唐人道教送别诗和赠题诗的意象和审美趣味略述一二。

诗歌是一种讲究意境的语言艺术,而意象是组成意境的元素,故诗人在创作中都十分注重对意象的选择和摄取。道教送别诗与赠题诗的作者以独特的审美情趣与审美视角,常常选择山、鹤、丹、桃等意象,从而创造了独特的神仙道教意境。

山。包括峰、峦、嶂、岩、壑、谷、洞以及与山有关的云、烟、霞、花、树、水、草等。离开了神仙,就无所谓道教,而仙,与生俱来就与山结缘。仙字,从人从山,从迁入山谓仙也。那么,为道士写的诗多用山字就不足为怪了。其实我们只要看看诗题(“山”是诗题中最常出现的字眼,如《送某某归山》),便可知道士或山人对“山”的依存关系。崇山峻岭、高峡险壑、层峦叠嶂是

道士赖以修仙的自然环境,它们远离尘嚣、与世隔绝,利于修行养炼;它们与天摩接、禽鸟出没,便于轻举上升;它们云雾缭绕、变幻莫测,易于促发幻想。我们从秦系的《题茅山李尊师隐居》最能看出道士与山的关系:

天师百岁少如童,不到山中竟不逢。洗药每临新瀑水,步虚时上最高峰。

篱间五月留残雪,座右千年荫怪松。此去人寰今近远,回看云壑一重重。

此首七律联联有山。首联写若不亲到山中,无以见此高人。大山造就了“百岁少如童”的“天师”。颌联写天师每天都在瀑水边和高峰上完成洗药步虚等修炼功课,反衬天师“少如童”。颈联用五月雪衬山之高寒险要,用千年树衬山之幽静避远。尾联写诗人离开仙山返回人寰时回望一重又一重云壑,再一次咨嗟山之高缈。中国人历来讲天人合一,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认为钟情自然山水是人的本能。为道人写的送别诗和题留诗既是抒情诗又是写景诗,这些诗以山为中心意象,衬之以泉、树、竹、云、花、草等,构成了一幅绝美的自然风景画,体现了道人高山松竹般高洁脱俗的人格与行云流水般明净旷达的心境,创造了幽深高缈、恬静闲适的意境,典型地体现了我国古代写景诗的审美特征和诗人的审美追求。如李白的《寻雍尊师隐居》:“沓嶂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年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刘长卿的《寻溪南常道士》:“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白云依静渚,芳草闭闲门。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雍尊师住在摩天的碧嶂里,常道士也是住在白云袅绕的大山中。这里还特别要提及一下“烟霞”这个意象。没有山,无以有烟霞。烟霞不仅与大山关系密切,而且它最能体现神仙飘渺神秘的特点,最带神仙意味,因此道教送别诗赠题诗常用它:“久立无人事,烟霞归路迷。”(孟贯《山中访人不遇》)“日日先见日,烟霞多异香。”(贯休《怀香炉峰道人》)“满户烟霞思紫阁,一帆风雨忆沧洲。”(李中《赠崩亮处士》)“今在人寰人不识,看看挥袖入烟霞。”(吕岩)这里的烟霞不是已经成为神仙境界的代名词吗?

鹤。鹤也是唐人道教诗歌中最常出现的意象。道人修行的目的是为了长生久视、轻举上升、羽化登仙,而鹤恰恰就是长寿的象征。《淮南子·说林训》:“鹤寿千岁,以极其游。”鹤又是托人上升的仙禽。关于仙人驾鹤的记载和传说很多。《列仙传》载:周灵王的大儿子王子乔被浮丘公接上了嵩山,一去就是三十多年。家人上山寻找他,他托人捎话说:“告诉我家里,七月七日在缑氏山顶等我。”到了那一天,王子乔果然乘鹤而来。后来人们在嵩山和缑氏山给他立了庙。鹤与道教的进一步结缘恐怕与武汉黄鹤楼有关。《南齐书》载:“鹤楼楼在黄鹤矶上,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太平环宇记》载:“黄鹤楼在县西二百八十步,昔费祎登仙每乘黄鹤于此憩驾,故号黄鹤楼。”《述异记》载:“荀瓌憩江夏黄鹤楼上,望西南有物飘然降自云汉,乃驾鹤之宾也。宾主欢对辞去,跨鹤腾空,眇然烟灭。”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乃是辛家酒店的传说。传说黄鹤矶头有个辛氏寡妇,开座小酒店,一天一位道人前来讨酒,辛氏慷慨应允。以后,老道每日必来,辛氏有求必应。一年后,老道要去云游,前来辞行,他拾起地上的桔皮,在壁上画了一只黄鹤,对辛氏说:它会照你的吩咐跳舞唱歌,招徕顾客。说完便不见了。辛氏靠黄鹤发了大财。一日老道重返酒店,取下身上的铁笛吹了起来,黄鹤闻声而下,载着老道而去。原来老道就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为感吕氏之德,辛氏出资在黄鹤矶盖起了一座黄鹤楼。这些记载和传说使世上本来就稀少的鹤更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云雾缭绕的仙气。吕洞宾是唐咸通乾符年间人,唐天宝年间还出了个徐佐卿,《广德神异录》中有关徐佐卿化鹤之记载。应该说吕洞宾和徐佐卿的传说对唐代诗人前期的创作不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对中后期的创作有些影响。杜甫就有一首《飞仙阁》,诗前小序就提到徐佐卿之事。唐人诗歌中的鹤主要是受了前几则记载的影响。“鹤岭烟霞在,归期不羡君。”(许浑《送无梦道人先归甘露寺》)“鹤岭”与“烟霞”相联,便成了一个笼罩着烟雾霞光的仙地。“归期千岁鹤,行迈五云车。”(钱起《送柳道士》)“归”,也就是登仙。这是赞美柳道士骑着“千岁鹤”,驾着“五云车”游仙。“太液始同黄鹤下,仙乡已驾白云

归”(姚鹄《送贺之章入道》)是说贺骑鹤驾云登仙。“解语老猿开晓户,学飞雏鹤落高松。”(于鹄《送宫人入道》)宫人入道后与老猿雏鹤为伴,清高自在。“闲云不系东西影,野鹤宁悲去住心。”(李群玉《送秦炼师归岑公山》)此句与上句相似,是说炼师归去后,如闲云野鹤般闲适自在。“孤云无定鹤辞巢,自负焦桐不说劳。”(谭用之《送丁道士归南中》)上句将丁道士比为云与鹤,是说其踪迹无定,也是说其高洁不俗。下句引吴人烧桐以爨,蔡邕请为琴,号“焦尾”之典,还是言丁道士之不俗。“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李白《寻雍尊师隐居》)这两句用隐居地特有的白鹤眠高松、青牛卧暖花的景象衬托尊师的高洁不凡。从由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出,鹤在诗歌中一则代指仙地或游仙、登仙,一则象征高洁不俗。另,道教诗中还经常出现龙、虎、鹿、凤等意象,这些仙禽仙兽也各有仙话记载或流传。如龙虎的意象来自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凤的意象来自萧史弄玉的传说。

丹。炼丹术,作为乞求长生的手段,在战国时就有了。古人以为要长生,就必须服食不死之药。在古人看来,草木药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为它本身会腐烂、干枯,没有永恒不变性,移入体内,自然不能使人长生。古人以为金属药也就是金丹具有不朽、无变化、稳定的属性,食之能长生,但金丹必须靠冶炼才能获取。这种“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葛洪)的理论正是炼丹术产生并得以延续发展的依据。道教创立后,方士的炼丹术为道士继承,成为以乞求长生为宗旨的道教的主要科仪方术之一。东汉末还出现了魏伯阳的独尊丹道的道教教派。中国道教史上曾出现了葛洪、陶弘景等许多大炼丹家。唐代是炼丹术的极盛期,皇室和民间都崇信金丹,虽不时有人服丹致死的教训,但炼丹术仍盛传不衰。炼丹的目的虽仍为乞求长寿,但炼丹的水平日益提高,手段亦日臻科学。炼丹术已愈来愈向医药学、近代化学靠近,出现了许多这方面的专家和专题性、总结性的论著。如陈少微的《灵砂七返篇》,所载实验所得水银数字已与理论数据极相近。大道士大药物学家孙思邈所制“太一精丹”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使用砒霜治疟疾的良方。这种好丹的氛围对唐代诗歌的创作必定产生很大的影响,使本来就多少有些崇信道教、乞求神仙的唐代诗人进一步继承了自汉魏以来诗中就不时出现的以丹为核心的特别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素材和意象,使唐代许多诗歌都染上一层神仙丹灶袅袅上升的氤氲道气,形成了唐代诗歌中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如:“山中不相见,何处化丹砂”。(刘长卿《寻洪尊师不遇》“何时还清溪,从尔炼丹液。”(孟浩然《山中逢道士云公》)“叶县已泥丹灶毕,瀛州当伴赤松归。”(李白《题雍丘崔明府丹灶》)以上三位诗人的诗句很明显地流露了追随自己的道士朋友炼丹求药的意愿。“十芒生药笥,七焰发丹炉。”(陆敬《游清都观寻沈道士得都字》)这两句在诗中虽属写景,但全诗也是抒发的“方追羽化侣,从此得玄珠”的愿望。除以上所举丹砂、丹液、丹灶、丹炉外,与丹有关的意象还有金丹、金液、金鼎、金灶等,如:“何事陶彭泽,明时又挂冠。为耽泉石趣,不惮薜萝寒。轻雪笼纱帽,孤猿傍醺坛。悬悬老松下,金灶夜烧丹。”(戎昱《送王明府入道》)

桃。唐段成式撰的《酉阳杂俎》载:郴州苏耽的仙坛有仙桃。当有人虔诚地求仙桃时,桃就落在坛上,有时甚至落下五六颗。仙桃的形状像石头块,红黄色,切开它,如有核三重,把它研成粉末喝了,能治百病,尤其是能驱邪气。又载:洛阳华林园内种有王母桃。十月间开始成熟,形状象括篓。俗话说,王母甘桃,食之解劳。可见桃之与仙结缘,是和西王母分不开的。比《酉阳杂俎》更早的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卷三云:“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帝东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辄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将何为?’帝曰:‘此桃甘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时东方朔窃从殿南厢朱鸟牖中窥母,母顾之谓帝曰:‘此窥牖小儿,尝三来盗吾此桃。’”此则文字成为东晋南北朝时所出《汉武帝内传》写蟠桃宴会之张本,并成为宋元明时期许多小说戏曲写瑶池蟠桃会的素材,著名的《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蟠桃会之故事也据此演化而来。《博物志》与《酉阳杂俎》有关王母仙桃之记载使得道教活动中有了栽种桃树一项,也使历代诗歌创作多了超越寻常

意义上的“桃”的意象。唐代诗人对桃更是情有独钟,在他们的诗歌中,“桃”字更是频繁出现。如:“从此人稀见踪迹,还应选地种仙桃。”(谭用之《送丁道士归南中》)“金灶初开火,仙桃正发花。”(孟浩然《宴梅道士房》)“玉函怪牒锁灵篆,紫洞香雾吹碧桃。”(杜牧《赠李处士长句四韵》)“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曾梦先生非此处,碧桃溪上紫烟深。”(贯休《商山道者》)又,晋陶渊明作《桃花源记》,故“武陵桃源”也常常作为固定的意象被诗人用之,由桃花源化出的“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的诗意和美妙幽深、远离尘嚣的诗境也因其与仙人仙境契合而常常在道教诗中出现。如:“误入桃源里,初怜竹径深。方知仙子宅,未有世人寻。舞鹤过闲砌,飞猿啸密林。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孟浩然《游精思,题观主山房》)“武陵川径入幽遐,中有鸡犬秦人家。先时见者为谁耶,源水今流桃花花。”(丁仙芝《武陵桃源送人》)

除了以上诸种意象外,诗人们还特别钟情于一个表色彩的词“紫”。紫在诗歌中完全是道教的专利。因为它与被道教奉为教主的老子有关: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遂去。至函谷关,关令尹喜见有紫气从东而来,知道有圣人过关,一看果然老子骑着青牛而来。喜对老子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老子便写了《道德经》而去。后人因以紫表示祥瑞,同时作为道教和道人的象征。前所举诸诗,已多次出现“紫”字,此再举几例:“真人降紫气,邀我丹田宫。远寄双飞舄,飞飞不碍空。”(张说《寄刘道士》)“紫阁西边第几峰,茅斋夜雪虎行踪。遥看黛色知何处,欲出山门寻暮钟。”(韦应物《答东林道士》)“紫烟衣上绣春云,清隐山书小篆文。明月在天将凤管,夜深吹向玉宸君。”(鲍溶《赠杨炼师》)“君寻腾空子,应到碧山家。水春云母碓,风扫石楠花。若爱幽居好,相邀弄紫霞。”(李白《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世上求真客,天台去不还。传闻有仙要,梦寐在兹山。朱阙青霞断,瑶堂紫月闲。何时枉飞鹤,笙吹接人间。”(张说《寄天台司马道士》)以上的五首诗,分别以紫组成了“紫气”、“紫阁”、“紫烟”、“紫霞”、“紫月”五个词组,构成了五种道教意象。其实唐诗中以紫组成的意象还不只这些,如“紫极”、“紫宸”、“紫薇”、“紫虚”、“紫云”、“紫霄”、“紫府”、“紫洞”等等。唐玄宗还把当时天下的诸宫观改为紫极宫,足见“紫”在道教中的地位。紫还常常与“阳”组成固定词组,如紫阳真人、紫阳先生、紫阳宫、紫阳观、紫阳台、紫阳湖等等不一而足,无一不是道教色彩的词组。李白就有一首《题随州紫阳先生壁》“神农好长生,风俗久已成。复闻紫阳客,早署丹台名……。”白居易还写有一首《紫阳花》:“招贤寺有山花一树,无人知名,色紫气香,芳丽可爱,颇类仙物,因以名之紫阳花。何年植向仙坛上,早晚移栽到梵家。虽在人间人不识,与君名之紫阳花。”

另外,在道教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还有羽客、三岛、蓬莱、瀛洲、洞天、帝乡、碧落、萧、松以及各位神仙人物如:王母、麻姑、赤松、葛洪等等。还有一个“虚”和“静”,在汉语中作形容词用的虚和静,由于老子的“致虚致,守静笃”,庄子的“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南华真经·庚桑楚》),在道教那里就成了一种审美心态和理想境界。这些瑰丽奇谲的意象和前面说的同样瑰丽奇谲的山、烟霞、鹤、丹、桃等意象交互使用,相融相合,在诗人神奇的排列组合中,创造了神秘飘渺幽深虚幻高远的意境,显示了超然闲适恬静清高的审美情趣。正如道教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这块土壤上的土生土长的宗教一样,用这些道教意象写成的诗形成了一种特别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诗歌形式、诗歌现象。对于竞争日益激烈的久居嘈杂都市的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些送别诗与赠题诗无疑能使人得到一种回归自然的轻松和宁静。

需要指出的是,神仙世界虽然激发了诗人创作的艺术灵感和想象力,但那些相对固定的意象又无形中束缚了诗人的创造性,使他们的审美追求的审美理想变得单一和呆板。因此这一类诗读多了也难免产生一点雷同的感觉。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温 健